

Kurt Vonnegut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冠军早餐 \ 囚鸟

[美国]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董乐山 译



限

25

KURT VONNEGUT

[美国]库尔特·冯内古特 著
董乐山 译

冠军早餐 / 囚鸟



译林出版社

版权声明

经作者和博达版权代理公司授权,本社
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 名 冠军早餐·囚鸟
Breakfast of Champions & Jailbird
作 者 [美国]库尔特·冯内古特
Kurt Vonnegut
译 者 董乐山
责任编辑 史振宁
原文出版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译林照排中心
印 刷 高邮印刷厂(地址:高邮县)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插 页 4
字 数 323 千
版 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873—1/I·526
定 价 (软精装)19.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冠军早餐》和《囚鸟》的作者是库尔特·冯内古特。英国大文豪格雷厄姆·格林说他是“活着的最重要的美国作家之一”，因为他是“黑色幽默”这个流派中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全部作品，包括一九五二年的第一本小说《自动钢琴》，至今仍在出版，仍拥有众多读者。他笔耕不辍，一九九七年在七十五岁的高龄还发表新作《时震》。

黑色幽默在六十年代进入昌盛时期，但它其实是孕育于五十年代。在美国，五十年代是一个特别平静但又特别压抑的时代。一方面人们由于原子弹的使用对科技进步可以造福人类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红色恐怖”、麦卡锡主义等政治运动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整个社会死气沉沉。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都大幅度增长，“美国方式”、“美国世纪”的口号到处宣扬，但实际上风暴正在酝酿。到了六十年代，肯尼迪上台刚给人民带来一些希望就遇刺身亡，紧接着，他的兄弟遇害，主张非暴力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抗议越南战争的学生受到残酷镇压，种种事件使人民的不满像火山般爆发。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社会的动乱引起精神危机。传统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念，传统的理想与信仰分崩离析。冯内古特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从事写作的。

冯内古特在一九二二年出生于一个建筑师的家庭，上大学时

攻读生物化学，一九四三年应征入伍，次年赴欧洲参战，被德军俘虏，在德累斯顿一个屠宰场的地下冰库服苦役，经历了一九四五年盟国对该城市的大轰炸，目睹了十多人葬身火海的惨剧。战后，冯内古特又上过大学，当过记者，也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过。一九五〇年他开始当自由作家。现在是美国国家艺术学会会员，人文主义学会副主席。

冯内古特早期的小说，如《自动钢琴》(1952)、《猫的摇篮》(1963)等都采用科幻小说的形式，因此常被人误解为科幻作家。其实他是利用科幻小说这种通俗文学的格局来表现严肃的主题，探索人与科技、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猫的摇篮》实际上是部政治寓言小说，表现他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进步思想。小说发表后，他对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无情的揭露和出色的嘲弄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一时名声大振，成为受读者，尤其是大学生欢迎的畅销作家。

真正使冯内古特确立他在美国文坛地位的作品是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五号屠场》。这是以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为背景，他把真实的世界和科幻世界、地球人和外星人两条线索互相交织，用过去、现在、未来混乱交织的时间与不断转移、任意变换的场景等手法给人以扑朔迷离荒诞无稽的感觉，通过主人公在战争中可笑而又悲惨的遭遇揭露战争的荒谬、残酷和不人道，以及当代人在现实生活中无能为力、悲观失望而又逆来顺受的境地。《五号屠场》以其奇异大胆的手法和多层次的思想内容受到读者的欢迎和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作为六十年代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它甚至为冯内古特赢得了国际声誉。现在，这本书和另一本揭示荒诞不经的现代生活的《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已经翻译成中文，由译林出版社收入《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出版。

《冠军早餐》和《囚鸟》是冯内古特在七十年代发表的作品。这

两本小说都是探索当代生活的社会小说,对社会的抨击更明确也更直率。《冠军早餐》一开始就说明故事发生在“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星球上”,主人公是“两个孤苦伶仃、瘦骨嶙峋的年纪相当老的白人”,他们“都是一个简称为美国的国家即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而这个国家的“国歌,像许多要他们认真对待的东西一样,全都是废话”,“许多公民受到……冷落、欺骗、侮辱,以致他们觉得自己投错了国家,或者甚至投错了星球”。

《囚鸟》通过主人公斯代布克的经历充分揭露美国虚假的民主与自由,从斯代布克出生以前一八九四年圣诞节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对罢工工人的大屠杀一直讲到他为之身陷囹圄的水门事件丑闻,其中涉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莫须有的罪名强行处死萨柯和樊才蒂两名工人的事件、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五十年代迫害进步人士的麦卡锡主义、一九七〇年打死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学生等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司法等各个方面对美国这个所谓的“希望的国土”进行了全面的、鞭辟入里的抨击。

冯内古特作品的一大特征是通过科学幻想来表达讽刺与幽默。《冠军早餐》中的主人公屈鲁特是个专写科幻小说的作家。冯内古特借用屈鲁特的小说在书中起加强主题的作用。例如,屈鲁特的《如今可以说了》实际上讽刺资本主义社会把人都变成机器。然而屈鲁特的作品经常被包装成淫秽读物,只能在色情书店里买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美国文化的尖锐批评。《囚鸟》中关于维库那星球的科学家“找到了从表土层、海洋、大气中提取时间的办法”而把时间用完了的悲剧其实是讽刺当代科学的毁灭性。另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科幻小说,说爱因斯坦在天堂门口听审计师说,他没有发财是因为他不会抓紧机会。爱因斯坦很气愤便写信给上帝揭露审计师的欺骗行为,结果他反而遭到上帝的报复。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抨击美国的统治阶层,他们企图推脱贫富不均的责

任。至于富孀玛丽·凯瑟琳为了逃避人们对她钱财的覬覦,只好化装成提购物袋的叫花婆的情节,可以说是既匪夷所思而又意味深长。

冯内古特的作品的另一个特征是他虽然涉及美国的社会制度、战争的疯狂、种族歧视、环境污染、物质主义对人的统治等等,但很少用正面批判的方式,而是采用冷眼旁观的幽默和嘲讽表现痛苦和不幸,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有意混淆胜者与败者、善良与邪恶的界限,用滑稽的喜剧方式处理悲剧题材,从而给读者以震动,让读者看到世界的荒诞与丑恶,用无可奈何的笑声来自我解嘲,在含着眼泪的笑声中宣泄自己的绝望和痛苦。《冠军早餐》中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屈鲁特及百万富翁胡佛的妻子都去世了,而儿子都不愿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只能对自己豢养的鸟和狗说心里话。但冯内古特不去刻画他们内心因孤独而引起的痛苦,反而一再强调屈鲁特不希望别人来打搅他,而胡佛发疯完全是由于他体内不良化学成分的缘故。《囚鸟》里的斯代布克也是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小人物。他糊里糊涂地被卷入水门事件,被捕入狱,但他却一再强调“要心平气和”,并以背诵一首“莎莉放屁”的荒唐歌曲,然后击掌三下来聊以自慰。在他继承玛丽·凯瑟琳的遗愿做了好事可又一次被捕入狱以前甚至设宴饯行,称自己为“惯犯”。这种描写真是让人欲哭无泪,欲笑不能。

冯内古特的小说还有其他一些特色,如句子、段落、甚至章节都比较短,但情节变化迅速而插曲线索层出不穷。加上非常口语化的语言,使小说节奏明快生动,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亲切感受。《冠军早餐》还用各种图画来加强他的观点和意图。《囚鸟》用的则是警句式的语言,如“我们这里跟黑暗的非洲也差不多”,“在咱们这个地球上,金钱重于一切,哪怕最和善可亲的人也很可能突然中了邪,财迷心窍,要谋害她,好让自己的亲人过得优哉游哉”,甚至

如“要心平气和”，“世界真小”这样一类的短小精悍可又回味无穷的句子。

我们应该感谢著名的翻译家董乐山先生，他用出色的汉语文字准确地表达了《冠军早餐》和《囚鸟》原作的精神和风格，使我们能领略和欣赏冯内古特别具一格的文体和精彩的语言，并对当代美国社会有进一步的了解。董先生近来身体欠安，命我写序。我遵命写此短文，并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

陶 洁

1998年8月

冠 军 早 餐

(附作者自绘插图)



纪念菲比·赫尔蒂，
在大萧条期间
她在印第安那波利斯
给予了我安慰。

他试炼我以后，
我将炼成真金。

——约伯^①

^①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 23 章第 10 节。原官话本《圣经》译为：“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序 幕

“冠军早餐”一词是通用面粉公司的注册商标,用于一种早餐谷类食品。使用该词作本书书名,并无意表示与通用面粉公司有什么关系,或者由该公司提供赞助,亦无损害他们的上好产品声誉之意。

本书所题献的对象菲比·赫尔蒂,就像常言所云,已不在人世。我在大萧条末期遇到她时,她是印第安那波利斯的一个寡妇。我当时大约十六岁。她大约四十岁。

她很有钱,但是她在成人以后的一生中,每周工作日都去工作,因此当时仍在这么做。她在印第安那波利斯《时报》上写一专栏,为失恋者指点迷津,内容通情达理,文字幽默风趣。《时报》是一张很好的报纸,如今已经停刊了。

停刊了。

她还为威廉·H.布洛克公司写广告,这是一家百货公司,如今仍在我父亲设计的一所大楼里营业,生意兴隆。她为夏末草帽大减价写了这么一则广告:“价廉若此,可给马戴,可铺花坛。”

菲比·赫尔蒂雇我为青少年服装写广告词。我必须穿我所赞美的衣服。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同她的两个儿子交了朋友,他们的年龄与我相仿。我成天都呆在他们家里。

她对我和她的儿子,还有对我们带来的女朋友,都讲淫猥的粗

话。她这个人很有趣。她的思想很解放。她不仅教会了我们在谈论性的问题的时候讲没有礼貌的粗话,而且在谈论美国历史和著名英雄人物、财富分配、学校以及所有问题的时候都讲没有礼貌的粗话。

我如今就是靠讲这样没有礼貌的粗话来谋生的。其实这方面我并不擅长。我不断地模仿菲比·赫尔蒂讲没有礼貌的粗话,她讲起来是那么优雅自如。我如今觉得,要做到优雅自如,她比我容易,这是因为大萧条的情绪的缘故。她相信当时许多美国人相信的东西:一旦繁荣来临,全国就会幸福、公正和合理。

我再也没有听到那个词了:“繁荣”。过去这是“天堂”的同义词。当时菲比·赫尔蒂能够相信,她提倡的没有礼貌的粗话能够表现美国式的天堂。

如今她的那种没有礼貌的粗话已成了时尚。但再也没有人相信有一个新的美国式天堂了。我当然很怀念菲比·赫尔蒂。

至于我在本书中所表示的怀疑,即人是机械制造的人,是机器:应该指出,患了晚期梅毒,患了脊髓痨的人——大部分是男人——是印第安那波利斯商业区中和我小的时候在马戏团观众中所常见的现象。

这些人身上密布专门钻肉的小瓶塞钻,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到。患者的脊椎是小瓶塞钻穿过脊椎之间的肉焊接在一起的。梅毒患者似乎极其尊严——腰板挺直,双眼直瞪。

我有一次看见一个患者站在子午线大街和华盛顿大街转角的阶沿上,就在我父亲设计的大挂钟下面。这个交叉路口当地叫作“美国的交叉路口”。

那个梅毒患者站在那个美国的交叉路口使劲地在想,怎样抬起双腿走下阶沿,把他的身躯送过华盛顿街。他微微地颤动着,好

像身上有一台小型发动机在空转。他的问题是：他的脑子，也就是给他的双腿发出指令的源头，已被瓶塞钻活活吞噬了。传达指令的电线已不再绝缘，或者已被咬透。一路上的开关都给焊死了，不是开着，就是关着。

这个人看上去像是个很老很老的人，尽管他可能只有三十岁。他想啊想的。然后他像歌舞女郎那样甩了两次腿。

我当时还是个小孩子，他看上去当然像一部机器。

我也往往把人想作是橡皮做的巨型试管，里面有化学反应在滋滋沸腾。我小的时候，看见过不少的人患甲状腺肿大症。德威恩·胡佛也是如此，他是庞蒂亚克汽车代理商，即本书的主人公。这些不幸的地球人的甲状腺这么肿大，仿佛脖子里长了西葫芦似的。

结果是，他们要过平常的生活，每天必须要吸收百万分之一盎司不到的碘。

我自己的母亲就因为服用化学药物而伤了脑，这种化学药物本来是用来帮助她睡眠的。

我情绪消沉的时候，吃一小片药丸，情绪就又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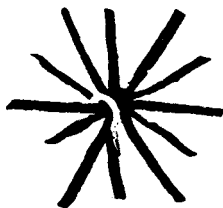
如此等等。

因此，我创造小说人物时，总是忍不住要说，他所以成为他这个样子，是因为线路出了毛病，或者因为他那一天吃了微量化学品或者没有吃微量化学品。

我自己对这本书有什么看法？我感到很糟糕，不过我对自己的书总是感到糟糕的。我的朋友诺克斯·伯格有一次说，某一部读起来很费劲的小说“……好像是菲尔波德·斯都奇写的”。我想我在写这部似乎是按程序写作的书时就是这样的人。

这部书是我送给自己的五十岁生日礼物。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刚爬上屋顶的一边斜面以后正在爬过屋脊。

按程序我在五十岁上要作孩子气的表现——亵渎“星条旗之歌”，用一支粗头铅笔画纳粹旗、屁眼和其他等等东西。为了使你对我为这本书作的插图的成熟程度有个大致了解，这里是我画的一个屁眼：



我想我这么做是要从我的脑袋里清除掉那里的所有垃圾——屁眼、旗帜、内裤。是的——这本书里有一幅内裤的图画。我把我其他作品里的人物也扔了出去。我不想再表演木偶戏节目了。

我想我是要把我的脑袋清理得一干二净，就像我五十年前降生到这个已被糟蹋破坏的星球上来时那样。

我认为这是大多数美国白人应该做的事，也是模仿美国白人的美国非白人应该做的事。别人装进我脑袋里的东西，反正不是完全严丝合缝的，常常无用而且难看，互相不合比例，同存在于我脑袋之外的实际生活也不合比例。

我的脑子里没有文化，没有人性的和谐。我不能再过没有文化的生活了。

因此，这本书是丢满了垃圾的人行道，这些垃圾是我走回到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去的时间旅行中一路上丢在身后的。

我在回程旅行中会来到这样一个时候，那就是一个叫作停战日的神圣节日十一月十一日，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德威恩·胡佛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的所有国家的所有人民都在停战日——也就是第十一个月的第十一天——第十一小时的第十一分钟沉默志哀。

就是在 1918 年的那一分钟里，几百几千万人停止了互相杀戮。我曾经同那些在那一分钟身在战场上的老人谈过话。他们异口同声告诉我，这突然的寂静是上帝的声音。因此我们中间仍旧还有一些人他们能够记得上帝在什么时候对人类说了明白的话。

停战日后来了成了退伍军人日。停战日是神圣的。而退伍军人日则不是。

因此，我要把退伍军人日扔在身后。我会保留停战日。我不想扔掉任何神圣的东西。

还有什么神圣的？哦，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比方说。

还有所有的音乐。

——菲尔波德·斯都奇